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
Zhongguo Gudien xiaoshuo
jingpin wencong

东周列国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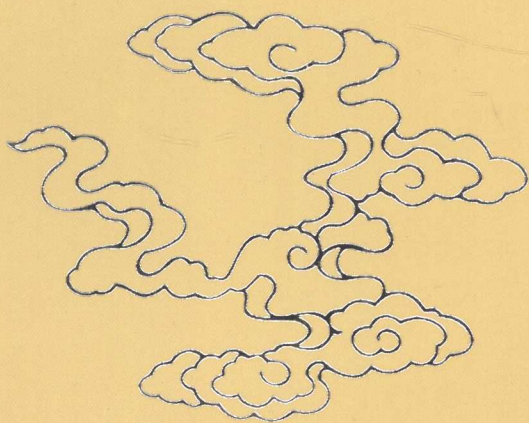
【图文双色版】



【明】冯梦龙著

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後商周；
英雄五霸闢春秋，頃刻興亡過手！
青史幾行名姓，北邙無數荒丘；
前人田地後人收，說甚龍爭虎鬥。

中國古代文學是中國文化體系中最輝煌燦爛、最有活力的一個部分，是歷久彌新、咀嚼不盡的精華。中國古典小說以其獨具風采的姿態，在人類歷史的長河裏熠熠生輝，是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綿延不絕的血脈之源，承載着久遠而優秀的中國文化。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
Zhongguo Guidian xiaoshuo
jingpin wencong

东周列国志

【明】冯梦龙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周列国志/(明)冯梦龙原著;高彩艳改编.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4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张广明主编)

ISBN 978-7-204-10027-9

I. 东… II. ①冯…②高… III. 章回小说—中国—明代—缩写本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4439 号

中国古典小说精品文丛

主 编 张广明
责任编辑 哈斯托娅
图书策划 腾飞文化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燕旭开拓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78
字 数 2800 千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0 套
书 号 ISBN 978-7-204-10027-9/I·2131
定 价 630.00 元(全 21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 4971562 4971659

前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古典小说以其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成就了中华民族史上最具华彩的篇章。他们之所以能成为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除了它们本身因受读者的极力追捧，十余次、几十余次、甚至上百次的再版，也因为它们高超的艺术思想和反映时代，契合人们审美需求的特殊情怀。

中国古典小说起源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的寓言故事，初现于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成熟于唐代的传奇小说，兴盛于宋代的话本小说，繁盛于明清时代，而明清时代的四大名著则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巅峰。事实上，除了四大名著，还有诸多曾对中国文学后来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以及影响深远的优秀小说。

中国古典小说有着丰富的民间传统，其起源和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创造息息相关。比起属于正统文学的诗歌散文来，古典小说能够更加充分地表达人民的思想心理、爱憎感情、道德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中国古典小说由粗到细，由丛残小语到鸿篇巨制的发展，无不凝聚着人民群众和文人作家的艺术心血。这种不断地继承和创新的精神，推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进步与发展，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优良传统之一。

中国古典小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丰富，意蕴绵长，饱含着先人的理想和愿望，深刻而又形象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精髓，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创新进步发展架起了一道便捷的桥梁。

近年来，随着中国图书市场的不断繁荣开放，中国大部分优秀的古典小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版本，其编选定位和价值趋向各不尽同，多有疏漏挂一之处，难免在某些地方对阅读者产生误导和偏执。为了将中国古典文学的核心思想深入人心，让大家真正享受一次全面、深层次的文学盛宴；本着弘扬

民族文化，提高人们文化素养的目的，我们精心编纂了这套丛书，为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渴望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读者奉上一份精神盛宴。

本套丛书从各种版本中优中选优，结合广大读者和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精心核校，去芜存菁，力求奉献给读者以最精当的版本。本套丛书在文中还插入了多幅与文字相匹配的精美插图，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提高了可读性和视觉性，增强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本套丛书参考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及资料，在此对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囿于时间的紧迫，编者学识疏浅，纰漏汲深，难免存有疏漏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朋友和专家、学者给以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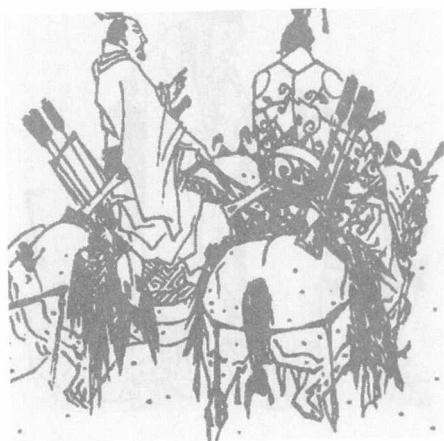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4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0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14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18
第 六 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23
第 七 回	公孙阙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27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31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34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38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仲杀婿逐主	42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47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亹君臣为戮	51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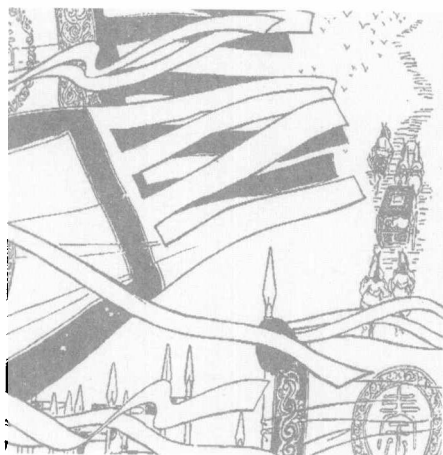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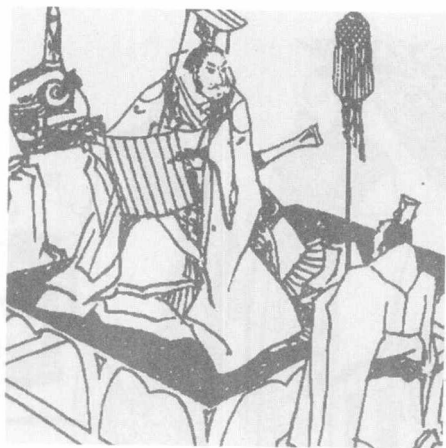


-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59
鲁庄公乾时大战
-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62
战长勺曹刿败齐
-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66
楚王杯酒虜息妫
-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71
桓公举火爵宁戚
-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75
杀子颓惠王反正
- 第二十回 晋献公诡卜立骊姬 80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85
齐桓公兵定孤竹
-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91
齐皇子独对委蛇
-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95
齐桓公兴兵伐楚
-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101
会葵邱义戴周天子
-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107
穷百里饲牛拜相
- 第二十六回 歌戾廖百里认妻 112
获陈宝穆公证梦
-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116
献公临终嘱荀息
-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121
穆公一平晋乱
-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125
管夷吾病榻论相
-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129
穆姬登台要大赦
-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134
介子推割股啖君
- 第三十二回 晏娥儿逾墙殉节 138
群公子大闹朝堂
-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143
楚人伏兵劫盟主



东周列国志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148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153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157
第三十七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162
第三十八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169
第三十九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174
第四十回	杀子胥夫差争歃 纳蒯聩子路结纆	179
第四十一回	诛白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185
第四十二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190
第四十三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195
第四十四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胫 葬赴会楚怀王陷秦	200
第四十五回	赵主父饿死沙邱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205
第四十六回	冯谖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210
第四十七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215
第四十八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国	219
第四十九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禄廷辱魏使	224
第五十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229
第五十一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236
第五十二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241





- 第五十三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246
廉颇败燕杀二将
- 第五十四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250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 第五十五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255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 第五十六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259
嫪毐伪腐乱秦宫
- 第五十七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264
李牧坚壁却桓齮
- 第五十八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268
田光刎颈荐荆轲
- 第五十九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272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 第六十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276
号始皇建立郡县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觐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有诗为证：

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后人诗云：

犬彘何须辱剑铍？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枉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辎车辇，连夜进城。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宣王乃停辇而听之。歌曰：

月将升，日将没。檠弧箕箒，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使御者传令，尽拘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即召司市官分付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大宗伯召虎对曰：“檠，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檠弧。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箒。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上天儆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





儿习之，谓之童谣。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荧惑，火星，是以色红。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儆王也。”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主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即非目前之事。况‘将’之为言，且然而未必之词。王今修德以禳之，自然化凶为吉。弧矢不须焚弃。”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王问：“有何异事？”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宫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兆，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宣王即宣老宫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老宫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太史占之，不吉。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祯祥，王何不请其禋而藏之？’禋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乃布币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椽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到先王末年，椽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先王问：‘椽中何物？’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禋之因。先王命发而观之。侍臣打开金椽，手捧金盘呈上。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忽化成小小元菴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菴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婢子罪该万死！”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遂将老宫人喝退。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太史伯阳父告以龙禋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渎，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繇词。词曰：

哭又笑，笑又哭。羊被鬼吞，马逢犬逐。慎之慎之，厖弧箕箒！

宣王不解其说。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哭笑者，悲喜之象。其应当在午未之年。据臣推详，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宣王闻奏，怏怏不悦，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厖弧箕箒”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廛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着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着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着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着日中做市，上城买卖。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那男子见不是





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宣王命将此妇斩讫。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不在话下。后人诗云：

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还要打听妻子消息。是夜宿于十里之外。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方知妻子已死。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那男子叫声：“奇怪！”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

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自此连年无话。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夜漏二鼓，人声寂然。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宫庭。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着，望东而去。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耶？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麋弧箕箒’之讖耶？”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一村妇何关气数哉！”宣王沉吟不语。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杜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由。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吓得百官面如土色。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望乞恕之！”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薰草，何须多费唇舌？”喝教：“快斩！”武士将杜伯推





出朝门斩了。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髡翁有赞云：

贤哉左儒，直谏批鳞。是则顺友，非则违君。弹冠谊重，刎颈交真。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悔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其夜寝不能寐。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左右传命，司空整备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驂，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爽，传命扎住营寨。分付军士：“一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追出重罪！”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宣王心中大喜。

日已西，传令散围。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眯，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车上站着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着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问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宣王正在惊疑。那杜伯、左儒又驾着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还我命来！”话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辂之上，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当下飞驾入城，扶着宣王进宫。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髡翁有诗云：

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枉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



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

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治。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千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

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凉阴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谗谄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源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官，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却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虢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



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此是后话。后人诗叹曰:

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珣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于狱中。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纪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姒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想起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姒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姒家,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之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珣自知罪当万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吾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珣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同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

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

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釐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着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方贱婢,到此浊乱宫闱!”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选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谒之。”褒姒嘿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立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他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便父王嗔怪,罪责在我,与母无干也。”申后曰:“吾儿不可



造次,还须从容再商。”太子怀忿出宫,又过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此花乃万岁栽种与褒娘娘不时赏玩,休得毁坏,得罪不小!”这边宫人道:“吾等奉东宫令旨,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彼此两下争嚷起来。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睁,赶上一步,揪定乌云宝髻,大骂:“贱婢!你是何等之人?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也教你认得我!”捻着拳便打。才打得几拳,众宫娥惧幽王见罪,一齐跪下叩首,高叫:“千岁,求饶!万事须看王爷面上!”太子亦恐伤命,即时住手。褒妃含羞忍痛,回入台中,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双行流泪。宫娥劝解曰:“娘娘不须悲泣,自有王爷做主。”说声未毕,幽王退朝,直入琼台。看见褒妃两鬓蓬松,眼流珠泪,问道:“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褒妃扯住幽王袍袖,放声大哭,诉称:“太子引着宫人在台下摘花,贱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见贱妾,便加打骂。若非宫娥苦劝,性命难存。望乞我王做主!”说罢,呜呜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倒也明白,谓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错怪了人。”褒妃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宫,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即日传旨道:“太子宜白好勇无礼,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太子欲入宫诉明。幽王分付宫门,不许通报。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讫。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着宫人询问,方知已贬去申国。孤掌难鸣,终日怨夫思子,含泪过日。

却说褒妃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幽王爱如珍宝,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妃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妃大喜,答言:“全仗二卿用心维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当与二卿共之。”褒妃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再说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宫,母子相聚,岂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无人传递。”宫人曰:“妾母温媪,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媪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无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佯认己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媪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传递消息之事。俟温媪出宫,搜检其身,便知端的。”

却说温媪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嘱咐:“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缯二端。温媪将那书信怀揣,手捧彩缯,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媪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媪手转来。媪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早被宫监搜出申后这封书,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





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媼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缯二匹，手自剪扯，裂为寸大。幽王进宫，见破缯碎彩，问其来历。褒妃含泪而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媼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髯翁有诗曰：

未寄深宫信一封，先将冤血溅霜锋。

他年若问安储事，温媼应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娇撒痴说：“贱妾母子性命，悬于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为也？”褒妃曰：“吾王千秋万岁之后，少不得太子为君。今王后日夜在宫怨望咒诅，万一他母子当权，妾与伯服死无葬身之地矣！”言罢，呜呜咽咽，又啼哭起来。幽王曰：“吾欲废王后太子，立汝为正宫，伯服为东宫。只恐群臣不从，如之奈何？”褒妃曰：“臣听君，顺也。君听臣，逆也。吾王将此意晓谕大臣，只看公议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传言与虢、尹二人，来朝预备对答。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以拘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吾主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为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伯服为太子。如有进谏者，

